

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
一部亲历者的口述史

他者眼里的溥仪

侍

从

李

国

雄

口

述

实

录

◎ 李国雄 口述
◎ 王庆祥 撰写

团结出版社

侍从李国雄口述实录

他者眼里的溥仪

◎ 李国雄口述 王庆祥 撰写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者眼里的溥仪:侍从李国雄口述实录/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214-239-8

I. 他… II. ①李…②王… III.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 - 生平事迹 IV.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0874号

责任编辑:朱利国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投诉)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168×245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333千字

版次:2007年6月 第一版

印次:2007年6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239-8/K·388

定价:29.00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撰写者前言 /

第一章 伴驾记 5

1. 父亲侍奉过西太后
2.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3.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4. 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5. 跟溥仪上颐和园
6. 印度服、福字履及其他
7. 耍弄奴才种种
8. 臭鸡蛋和牡丹花
9. 腐朽不堪的宫廷
10. 溥仪出宫前后

第二章 伴公记 26

11. 从一个辮子到一百块大洋
12. 溥仪阴差阳错地来到天津
13. 卖宝与“打价”
14. 三教九流网罗门下
15. 严禁夜间外出
16. 楼顶上的悠闲生活
17. 在墙子河行船打猎
18. 生活在惊恐之中
19. 习武之风
20. 习武之风再刮
21. 溥仪的政治交际
22. 摆脱不掉的“白帽”
23. 张园的节日
24. 第一次挨打
25. 天子惜命 下人遭殃
26. 电刑
27. 从欠薪到存款
28. 时来运转恩典多

29. 溥仪给我们分工
30. 寿贡与“功过簿”
31. 静国的网球热
32. 声色犬马加石头
33. 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
34. 我所见到的婉容和文绣
35. 奉命斥责文绣
36. “天津事变”前后
37. 溥仪出关之前
38. 赛车后厢的秘密
39. 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
40. 踏上险途

第三章 伴鬼记 87

41. 旅顺肃王府
42. 大连海滨
43. 奉命返津
44. 婉容在旅顺
45. 从旅顺到长春
46. 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
47. 笼中天子
48. “御临幸”见闻
49. 护军初建
50. 溥仪与护军
51. 我当护军队长的时候
52. 护军的后勤问题
53. 护军的多种职能
54. “宫廷”仪仗队
55. 军事演习小景
56. “内廷”
57. 司房及其他
58. 茶房和膳房
59. 汽车房与马号
60. 我给溥仪修球场
61. 刘和尚戒烟

62. 准侍医和看门人
63. 我当奴才的原则
64. 溥仪的迷信和洁癖
65. 神仙眷属
66. “秽闻”露馅记
67. 随侍兼摄影师
68. “巡幸”奉天并祭祖
69. 赏赐种种
70. 惩罚铁骑
71. 随侍乎? 特务乎?
72. 打人狂
73. 考验
74. 伪宫中的皇族
75. 溥仪首次出访日本
76. 在赴日军舰上
77. 东京车站上出洋相
78. “扈从”掠影
79. 从取消大刀片开始
80. 护军的瓦解
81. 随溥仪“巡幸”各地
82. 溥仪第二次访日
83. 宫中孤儿
84. 外谄内疑的立身术
85. “窃听器事件”原委
86. 我所知道的几位“皇妃”
87. 法西斯时代的衰败
88. 风雨飘摇
89. 丢妻抛子“扈危皇”
90. 仓皇出逃
91. 溥仪被俘之谜

第四章 伴囚记 185

92. 飞往赤塔
93. 一场虚惊
94. 初到莫洛科夫卡
95. “疗养”生活
96. 多情女郎
97. 来了一位苏联少将
98. 告别莫洛科夫卡
99. 一路风光赴伯力
100. 在红河子落脚
101. 伪满大臣们来了

102. 我给溥仪藏宝
103. 迁往伯力市内
104. 顺手牵羊敬“上边”
105. 溥仪从东京归来
106. 戒备
107. 患难不同难
108. 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109. 风流工地
110. 浪迹天涯不忘“主”
111. 一串佛珠
112. 引渡

第五章 伴罪记 220

113. 在入境后的列车上
114. 高岗接见
115. 落锁的监房
116. 最初的三个月
117. 哈尔滨的铁笼子
118. 几片好烟叶
119. “溥仪崇拜”的危机
120. 关照
121. 废物与废品
122. 东北工作团来了
123. 检举溥仪
124. 家书值万金
125. 释放
126. 离开抚顺

第六章 伴影记 243

127. 盼来的团圆
128. 谈往心酸
129. 谁该道歉?
130. 不愿再见溥仪
131. 最后的途程

附录 254

李国雄简历
爱新觉罗·溥仪年谱



1987 王庆祥在李国雄家中访问，留下二十多盘录音带。

有价值的资料之后，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他说：“既然对你们有用，又是老朽力所能及，何乐而不为！就说定了吧！”快人快语，令人感动。我深深地理解李先生，他能说出这句话来是不容易的，对于一个跋涉过苦难历程的人来说，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回首历史的脚印，本是自己印下，却又不像是自己的。”开始回忆时，李国雄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恰恰反映出先生的十分特殊的生活经历。非常不幸，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应该属于自己的那段历史附着在别人身上了，附着在逊位的帝王身上，附着在联络天下军阀图谋复辟的“潜龙”身上，附着在勾结外侮的殖民地傀儡首脑身上，附着在伯力囚徒和抚顺战犯的身上。附着在别人身上，从而泯灭了自己！李先生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残酷的历史不但要求他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幸福，而且要求他献出妻子的幸福，甚至儿女的幸福童年和青年！

回忆是酸楚的，而回忆资料确实是宝贵的。

作为溥仪的亲信，李国雄先生耳闻目睹的许多史实，涉及中国近现代史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细节。例如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来龙去脉；溥仪在醇王府及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的活动；溥仪潜居天津联络各路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各国驻津代表的行踪；溥仪与婉容先后秘密离津并出关投敌的经过；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即位为“康德皇帝”、访日、“巡幸”各地等傀儡戏表演；溥仪的潜逃与被俘；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以及他在苏联被拘留的经历；还有溥仪的引渡、改造和特赦等等。李国雄先生提供的细节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一切与此相关而重要的历史事件。



作为溥仪的贴身随侍,李国雄先生是幕中人,最了解宫闱的明制度、暗规矩,种种深宫隐秘以及溥仪那难以琢磨的私生活。从北京小朝廷内部一直沿用的“祖制”、“惯例”、“官规”及其腐朽糜烂的现实,到伪满皇宫的内廷机构、设施、制度、习惯和人员;从北京时代溥仪耍弄奴才,到天津时代下人遭殃,以至伪满时代把随侍训练成特务;关于护军、习武,关于宫廷乐队或仪仗队,关于赏赐和惩罚,如此等等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来龙去脉;少年溥仪在北京游颐和园、青年溥仪逛天津马场、中年溥仪却成了长春的笼中“天子”,还有大量与此相关的生动实例,以及“皇后”的苦闷、“淑妃”的离婚、“祥贵人”的死和“福贵人”的入宫……李国雄先生娓娓的叙述,一定能在人类浩瀚的史书中增添一页,这一页将揭开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的内幕,给摧残人性的封建极权曝曝光。

作为生活在溥仪身边时间最长的人,李国雄先生从溥仪的忠实仆人、摄影师、护军队长、仪仗队长,到赤塔和伯力的“难友”、哈尔滨和抚顺的“同案犯”,再到60年代以老朋友身份与其在北京重逢,从得天独厚的特殊角度看清了溥仪这位历史人物波折起伏的一生。他不但深刻了解溥仪的虚伪和凶残,了解溥仪在日本权要人物中间外谄内疑的立身术,了解溥仪在东京法庭上对待审判长、律师和被告的策略,了解溥仪应付赤塔、伯力收容所内苏联军官的种种把戏,同时也深刻了解溥仪在抚顺改造生涯中的立场及思想转变的轨迹。古人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我们对溥仪接受改造的程度,应当有客观、恰当、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李国雄先生的发言权、议论权,毋庸置疑



本书三种不同版本的书影

地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此外,李国雄先生的回忆,还包含了他追随溥仪转徙南北、赴日入苏的广见博闻,这就像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上,用特定的光圈和速度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风情画面,或可给读者增添一些阅读的兴味。

在大杂院西北角上的小庭院内,在那个简陋的小屋里,我早来晚归地和李国雄先生相处了十几个朝夕。北京的夏日,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李先生的老伴奎秀清老人总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为我准备好了温水和毛巾。按她的经验,用温水擦身更凉快,每当汗流浹背的时候便洗上几把。借助于微型录音机的效能,竟能把李先生丰富的口述资料,轻松地录入磁带,这使我体会到把现代化手段引进研究领域的必要。

现在,根据二十多盘磁带资料并参照档案、文献,整理撰写的这部口述实录,业经李国雄先生修改、补充,并加以审定。既然溥仪和李国雄在历史上分不开,为了说明或解释那段历史,不但应有《我的前半生》问世,还该有口述实录以佐之。两书并行,正像两人如影随形一样。李先生说:“关于我这部回忆录的价值和特色,只能由别人评说。我只想讲一句:人老了,记忆或许有误,但我绝不给后人留下半句假话。”



第一章 伴驾记

这一章记载口述人从入宫到出宫，即1924年在紫禁城内几个月的生活。当时，溥仪虽处逊位，却依法拥有皇帝尊号，口述人随侍圣驾，乃称之为伴驾记。

1. 父亲侍奉过西太后

我原名李光平，汉族人，1912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宝钞胡同北头。父亲李嵩智，早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①干过。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溥仪这样说的根据，便是我向他讲过的几段关于父亲的故事。

慈禧与颐和园銮仪卫士在一起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有个装杂物的木匣,我常常摆弄匣里的各种小玩艺儿。一天,我找出个小圆球,不是铁的,不是木头的,也不是玻璃的。

“这是什么呀?”我向父亲刨根问底。

“这是鱼的眼珠子!”父亲回答的时候,已经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手拿那颗圆珠,依偎在母亲膝下,听父亲侃侃谈起他青少年时代的往事

.....

父亲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当差的人,年长几岁的常在夜间偷着去叉鱼。他们使用的叉,不算叉竿,仅叉头就有一尺多长。父亲问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样大的叉?因为在他看来简直能把鱼儿叉烂了。他们笑着回答父亲说:“你还没见过,哪里会知道呢!因为鱼的个头儿大,必须用大叉,据已往的经验,叉在鱼身上,鱼一打挺,这叉就变得像佛手^②似的。你不信,今儿晚上跟我们去看看吧!”父亲好奇,便在当天夜里跟他们去了。

叉鱼的人们来到一块稻田地里,不远处有一片洼地,昆明湖水涨时便漫过来了。远远就听见那边稀里哗啦地水响,那动静就像有人洗澡似的,原来正是雌鱼甩子^③的季节。不大工夫就叉上一条二尺多长的鲤鱼,于是赶快送回宿舍,还将鱼封在罐内埋入地下,以防被管事的人看见惹麻烦。他们还告诉父亲,这是小鱼崽,大鱼都在湖内甩子,上不来。

父亲说,他在昆明湖湖面上见过大鱼,它吃食时把头向下一扎,尾巴漏出水面总有一尺多长。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跑了,在颐和园当差的人放开胆子从昆明湖里抓了好多大鱼。这时,父亲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直径三寸的大圈圈,说他在龙王庙地上曾见一堆一堆的鱼鳞,鳞片有这么大!据说西太后还驾后,很奇怪地问过侍候她的人:“湖里那些大鱼怎么一条也看不见啦?”銮仪卫处的偷儿们倘被她知晓了,肯定会人头落地。

慈禧虽恶,差人们还是要钻空子办自己喜欢的事情。父亲说,昆明湖中除大鲤鱼外,还有一种名贵的鲑鱼,差人们抓这种鱼很有经验。如果是夏天,一般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到湖边去垂钓,这时候慈禧已经休息,不再出来,湖边也没有人啦。然而,钓鲑鱼须用特制钓具和钓鱼方法:只用短渔竿、线和钩,不用鱼漂,在钩上挂了食就扔入水中,沿湖边慢行,感觉鱼儿上钩,轻轻往上一提就把鱼钓上来了。这时千万不能甩,一甩就会把鱼的嘴圈儿勾掉。到了冬天,西太后回城后更可以放心抓鱼。单等湖边刚结一层薄冰之际,人站在岸边就能穿过透明的冰层,看见水下有片发黑的地方,那便是鲑鱼鱼群。瞄准了目标,再迈动小碎步上冰,千万不可停住,一停冰层就破裂了。就这么走着,用叉向黑处扎去,肯定叉住鲑鱼。同时,一片黑的地方将展开形成白色的宽带,霎时又复合为黑的一片,则再叉。奇怪的是,你反复地叉,这种鲑鱼反复散开、聚拢,却不离去。鲑鱼像纺锤似的,烹制出来味美可口。

父亲还讲过一件慈禧被糊弄的事儿。有一回,西太后遛弯儿来到长廊西北



头后面那个殿的院子里，她手指殿外门旁一块地方说：“这里应该有一棵松树，你们快去移栽！”随侍太监们应命马上去刨了一棵栽在这里。銮仪卫处的当差人员当时有见着的，回来说，真怪，那种地方也能种树？位置、土质都不适，肯定不会活！一个月后，几个好奇的差人去看，起初看不出是死是活，有个愣的，索性把松树拔起来看，不料新根须显然已经生长，乃连忙重新埋上，悄悄离开。过些日子再去看时，针叶渐黄，松树到底死了。就这样，“老佛爷”指令移栽的一棵松树，竟然叫当差人给偷着祸害了。

我给溥仪讲这些故事时，当然不能这么直接说，要用尊敬慈禧的口吻。

2.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父亲并非太监，说他“侍奉西太后”，那实在是间接的。当我出生时他早已离开了颐和园銮仪卫处，成为制作泥玩具的手艺人，就靠他这门手艺，全家勉强维持生活。

1922年我十岁，父母为了改换门庭，省吃俭用挤出一点儿钱来，把我送到旧鼓楼大街北头酒醋局私塾读书。私塾设在一处寺庙中，先生姓白，领着我们念《三字经》、《千字文》、《大言杂字》、《大学》、《论语》等，背死书就是了。这样，我在那座寺庙里念了两年书。

1924年夏天，忽然父亲找到私塾来，替我向白老师请了一天假，就带我回家了。到家一看，有位客人。父亲引见说：“这是本家远房哥哥，在紫禁城当护军。”让我称呼“三哥”，我向他问安。父亲又说：“三哥想把你带到宫里去，给小皇上当差。”这位看上去能有四十多岁的三哥接着说：“朝廷挑选差役，这是第三回^④了，挑上的送进宫廷乐队。”我不懂这“乐队”是干什么的，三哥又解释说，到了那儿整天吹、奏、弹、拉，可好玩了。有小号，有黑管，有竹笛，愿喜玩哪样就玩哪样。父亲挺高兴，嘱咐我说：“若是挑上了，是你的福分，住在宫里要好好学习，甭想家。如果挑不上也别泄气，就跟三哥回来，再上白先生那儿念书去。”父亲还告诉我，如果问我名字，就说叫李广平。说着，



1924年的溥仪

拽过我一只手来,在手掌上写个广大的“广”字。“光”字是我家辈分上的排行字,从小在私塾读书,一直沿用此名,现在为啥不叫用呢?说是皇家有位光绪皇帝,要避讳。为了跨进皇家门槛,连辈分也顾不得了。

父亲嘱咐一番,便催促三哥带我上路,生怕误了时辰。我们两人急急出了宝钞胡同,直奔皇宫而去。走了约摸三里多地,来到景山对面的神武门。进门在门房等了有一个小时,从里面出来一名太监,三哥就把我交给了他。我跟着太监进宫,左拐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儿;东跨西跨又不知道跨过多少道门槛。终于来到一座门前,我又被移交给另一名太监,由他领着进门,再拐一个弯,来到一个大院套里。我抬头一看,坐北朝南是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殿,大殿窗棂上安装着明晃晃的大块玻璃。我正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奇,第三名太监又把我接走了,他把我领到台阶前面。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种种情景:宫中对太监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外层太监绝对不许进入内层,是第二名太监把我带到养心殿,而第三名太监就是“殿上太监”,他才有资格在养心殿院落内活动,他领我来的地方被称作“丹池”。

当时,“丹池”内已经站了三四十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立着,不许抬头四处张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忽听有人喊:“万岁爷来了!”当然是殿上太监喊的。我估计这“万岁爷”准是小皇上,真想抬头看看他长得啥模样?或许跟龙差不多吧!只是不敢抬头。

不一会儿,殿里的太监喊着告诉殿外的太监:“那个……”殿外的太监便顺



溥仪在养心殿院内



着手指的方向找到孩子,再问:“是不是这个?”如果回答说“是”,就把孩子拉到外面去,如果说“不是”,再重挑。就这样,溥仪在殿内眼望人头指指点点,里里外外的太监层层传话,于是我们这三四十个孩子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估摸着挑出了三四个孩子,殿外的太监忽然把手指头指向了我:

“是不是这个?”

“不是!不是!”于是,我刚从排里被拉出,立即又被推送回去,心里正慌神,忽听殿内又传出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遂像小鸡似的被人扯着脖领提了出来,送进挑上的孩子堆里。也不问话,也不答话,连小皇上的面目也没敢看一眼,我就被稀里糊涂地挑上了。

溥仪在他的书里说我得以在宫里裁人时反而进宫当差,是因为父亲的历史关系。其实,父亲当年不过是个抬轿子的脚夫,他能有什么力量?一定要说有关系,无非是说父亲比较熟悉宫中当差生活,又认识几个人,所以才没有错过宫里招人的机会罢了。

3.“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没挑上的孩子被送走了,我们留下的四五个有人领着,来到养心殿宫门外西南角落小院里的一间屋子,这便是“殿上的”住宿之处。里边原来住着五六个人,加上我们新来的,就超过十人了。



第二天一早,有名殿上太监来传,把我们领进养心殿内吩咐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殿上的”,由他带班,在养心殿内干活。这“殿上的”其实就是“殿上太监”,因为新招的这些孩子不是阉人^⑤,不能称太监,所以干脆就叫“殿上的”。我听说宫里早有非阉人当差干活儿的先例,不但像銮仪卫处那样的机构有,茶膳房等机构内也有。不过,早先对这些人

李国雄讲述他怎样由“殿上的”升为“随侍”,并兼任宫廷乐队演奏员的经历。

在宫内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只能在早、晚按时入内、退宫,绝对不许在宫内留宿。后来,这些规定逐渐松弛,到我进宫时,宫里的非阍人已经不少,而且,因工作需要的可以留宿宫中。甚至连在宫中没有职务的外人,有的也凭借私人关系偶尔住到宫中,白吃“科食”^⑥。那天听太监管我们叫“殿上的”,我当时心里纳闷儿:不是说让我们进宫学乐器吗?怎么又成了“殿上的”?不久我就明白了:“殿上的”是正业,宫廷乐队演奏员仅仅是兼职而已。

带班太监交给我们每人三样儿工具,一是普通的鸡毛掸子;二是簸箕,比普通铁簸箕略小;三是一种特制的擦地工具: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木棍头上绑两条长布,每条都有一尺宽、一丈四五尺长。这种工具是为了适应宫内清扫工作的特殊需要而制作的。宫殿里有许多又长又宽的几案、陈设柜等,下面净腿儿,摸也摸不着,够又够不到。用这种工具很好使,先把那两条长布蘸湿,再拧干,然后顺着几案下木腿中间的窄道甩进去,指哪打哪,布到尘除,一丁点儿不连带别的地方,十分麻利。不过,那是一种很难的技术,开始我总是使不好,不能随心所欲,一甩就缠到几案腿上啦。练了将近一个月,才逐渐掌握了这种技术,能够熟练地使用当时被称为“唐布”的特制扫除工具了。

我们清扫养心殿的时候,时常看见小皇上出来进去,像是挺忙的,但不知道他干啥。他从来不和我们“殿上的”说句话,却给我们每个新来的,如严桐江、李体玉、赵荫茂等人起个名字。起名的规矩是沿用原姓,中间字用“振”,再随便给找个尾字。有人叫振狼,有人叫振狗,都把入比成畜类了。我算不错的,名叫李振焘,别字佛亭,颇像个人。

“殿上的”在宫中地位最低,溥仪给我们起名时比同畜类,其实,还不如畜类待遇高。溥仪喜欢养狗,有从国外进口的大狼狗,也有毛毛绒绒的小哈巴狗,总共能有二三十条,单由太监管理喂养。溥仪给每只狗也起个名字,如“佛格”、“劳瑞”、“胖头”、“虎头”……比我们的名字还好听呢!溥仪想玩哪只狗,就点名叫太监拉出来。

“殿上的”单立厨房,主食一般为馒头,每餐一菜。虽说比在家里吃得好,但在宫中属于下等饭食。

我虽然当上“殿上的”,也还是宫廷乐队演奏员。上午把屋子收拾完毕,中午或下午抽出一两个小时学乐器。学员只有十几名,称老师为教官。正教官李墨翰,副教官张宏志。开始先学五线谱、“都来米发”和一些浅近的乐谱,几天后就学乐器。乐队有黑管、小号、大号、竹笛等各种乐器,谁学哪一种仅凭教官用手一指。我学长黑管,俗名“黑小三”。至于学习成绩,那是谈不上的,因为我们这些演奏员都是速成班毕业的,从学五线谱到能演奏简单乐曲,仅两个月时间便因故辍学。我最了解自己,当“演奏员”是根本不合格的,滥竽充数而已。按教官说,吹黑管最忌讳用牙咬管,只能卷着嘴唇含管,可我的黑管前边嘴含处,恰恰有一对儿清晰可辨的牙印。



4.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记得有一次溥仪忽然高兴了，站在养心殿门前台阶上一摆手：“来，给我演奏一曲！”于是，我们各人拿起自己的乐器，吹吹拉拉地合奏起来。“停！”不知什么原因，溥仪突然叫停。演奏是停下了，但有一种乐器没收住，发出一声尾音。都说我的“黑小三”出丑，我虽不敢肯定，却也不敢否定。谢天谢地，皇上当时没有怪罪，事后也没有追问，他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要弄我们，对整个宫廷乐队并没有怎样严格的要求。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溥仪传旨说北府^⑦有礼仪活动，命宫廷乐队前往演奏。我们穿好礼服、带上乐器就去了。演奏时我憋了一泡尿，身边一名太监就向带班太监替我求情：“这孩子憋不住尿了，快给找个地方吧！憋坏尿泡^⑧小命就完了！”

“跟我走吧！”

我跟着带班太监来到一处十分雅致的室内厕所，带班太监连连嘱咐“可别弄脏了”。等我撒完尿出来一看，有个王府太监正和我们领班太监吵嘴呢！原来是王府二奶奶——溥杰前妻唐怡莹的专用厕所，当然是不准任何外人使用的。还好，北府的人念我是个孩子，并不深究。乐队的演奏没什么好节目，这一泡尿却险些酿成大祸。

我入宫一个多月光景，忽然有一天带班太监来向我道喜：“大喜！大喜！”我还糊里糊涂，不知咋回事儿呢！

“这是道哪门子喜呀？”

“你升了！”

我并没有做出突出成绩，入宫时间又不长，居然“升了”，升为“随侍的”。带班太监说，现在就带我去见万岁爷谢恩，我一听可慌神了。进宫以来还不曾和溥仪说过话，虽说他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可人们都管他叫“万岁爷”或“老爷子”，他是皇上啊！见了面该怎样说话，怎样举动，怎样谢恩，自己还都不明白呢！

带班太监见我面有难色，就当面教我演习一番。他说，皇上赏给臣僚下属一丁点东西也得立即谢恩，就是赏你吃屎喝尿也不例外，何况这回是赏你提升了职务呢！



唐怡莹



见了万岁爷要磕三个响头,就是脑壳挨地有响,嘴里念叨着“谢万岁爷恩典”就行了。我遂照着他的指点,如此这般地做了一遍,倒也不难。从这时起,我成了一名不离溥仪左右的“随侍的”。

当上“随侍的”,首先是住处升格,原先只能住在养心殿外院,这回搬到养心殿里院,住在配殿后边东西夹道上的小房子里。其次,厨房也换了,随侍厨房主食有白饭、馒头、花卷、粥等等,副食也有两菜一汤,显然比殿上厨房强。

“随侍的”干什么呢?如果说“殿上的”职责在于收拾屋子,那么,“随侍的”职责就是伺候活人。溥仪睡觉、起床、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由“随侍的”跟着伺候。当时,养心殿“随侍的”分为两班,每班八九人,各有一名带班。两班分住东西夹道,轮流值日:今天东夹道顶班,明天西夹道顶班。每班内也分开帮,保证在溥仪活动时总有四五个人跟着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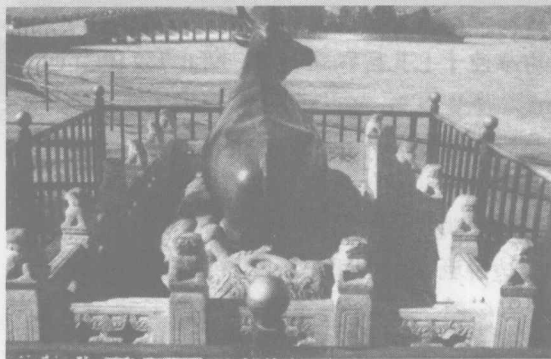
溥仪主要在紫禁城内活动,御花园是常去的地方。溥仪行动时,随侍必须把他可能用着的東西想周全,都带上。比如手纸就是一时也缺不得的,他随时需要,一伸手便得递上去。

宫中男女界限甚严,但是,溥仪上婉容的储秀宫去、上文绣的长春宫去、上几位太妃的太极宫等处去,我们也必须跟着,跟到宫门口为止,不再走进去。这时,自有各宫的太监、宫女到宫门外来接溥仪,“皇后”等也要立在大殿外边相迎,我们当然是见不着的。不过,也有特殊情况:正在大长街上走着,“皇后”或是“淑妃”突然过来了,这时老远就能听见有人喊:“关防!关防!”这是在告诉要严肃男女大防。听见这种声音后,能躲开的要赶快躲开,来不及躲开的要面壁站定,直到女人们叽叽嘎嘎地去远了,才能转过脸来再走,真是但闻其声,不见其人。

5.跟溥仪上颐和园

溥仪有时也出宫,如上颐和园,上北府。我在四个月当中,先后三次跟溥仪上颐和园。

第一次去,溥仪在石舫传膳,吃西餐。饭后溥仪走下石舫,遛弯儿遛到铜牛一带,我见他用手在铜牛背上摸来摸去地玩儿,然后转到山上。在山路上的溥仪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紧跑,等他到达山顶一座大殿内休息时,已经把我跑得大汗淋漓了。我遂坐在山坡小树林里摘下帽子扇风凉快,这时二



颐和园里的铜牛

嬷也跟上来了。她见我一头热气却把帽子摘了拎在手上,就关心地说:“快把帽子戴上,着了山风可不得了!你看我——无论多热也不敢摘帽子。万岁爷小的时候我跟着上这儿来,也是大热天,坐在山坡上摘了帽子扇。当时不理会,那天晚上就头疼开了。从此,白天像没事儿似的,一到午后四五点钟,鼻孔内先发出‘吱’的声响,接着这头就一阵阵疼起来,有时一直疼到次日天明,如是竟有一个多月。别人告诉我说就是中了山风啊!”好心的二嬷说到这里,溥仪已由大殿内走出来,我们立即起身随他下山乘车返回宫内。



颐和园内谐趣园湛清轩庄士敦故居

第二次上颐和园,溥仪是要去看望他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其时,庄士敦受命管理颐和园,就住在万寿山后山,隔河北岸的小山包上有栋小楼,从楼门到地面连接着砖砌的多层台阶。溥仪到达时,庄士敦已在台阶下迎候了,两人遂一起登阶入室,谈话

休息。我想:室内布局陈设一定高雅华贵,古色古香,然而,照规矩我们随侍只能呆在外头,无从领略庄士敦别墅的内景。或许只有半个时辰的光景,溥仪由庄士敦陪着走出小楼,只见庄用手往北一指,我顺那方向望去,原来靠北边河坡拴着一只又长又窄、两头尖尖的小船,看样子他们要划船。来到小船跟前我一细看,船身长足有六七米,宽才半米刚过,庄士敦往船板上一坐,屁股两侧几乎就没有富余的地方了。那船桨也很特别,一只足有四五米长,向两边伸延就将近十米。庄士敦双臂摇桨,小船真像离弦的箭,飞快地冲向昆明湖,一忽儿又折返回来。我看出点儿门道:船窄桨长,划起来轻快,有速度。小船靠了岸,庄士敦向溥仪招手示意,又指指小船,意谓请皇上也划划看。溥仪笑着摇头,看来他还没有这个胆量。庄士敦遂不再强求,两人哈哈大笑地回到小楼里去了。我们跟去的随侍又在外边守候了约一个时辰,才伺候万岁爷乘车返宫。

